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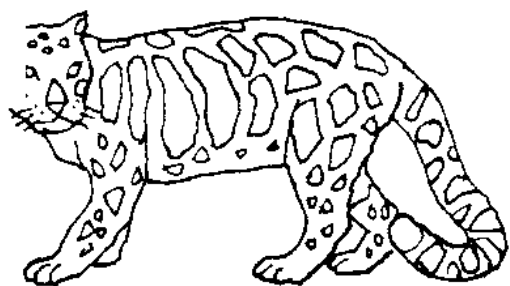


和乌鸦做邻居

HE WUYA
ZUO LINJ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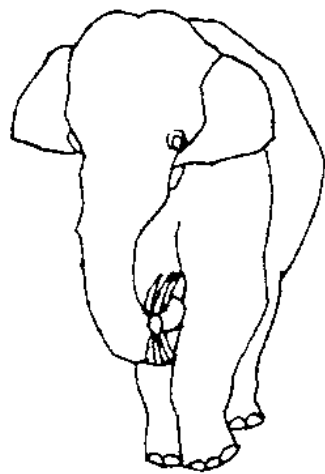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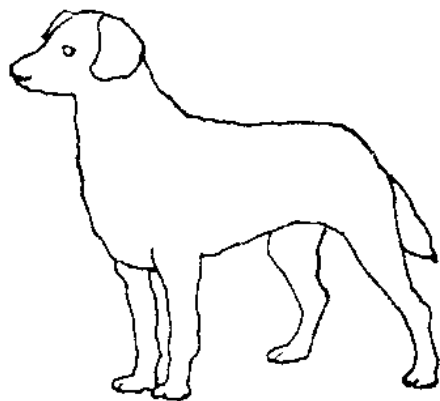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 沈石溪文集

和乌鸦做邻居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书 名 和乌鸦做邻居
编 著 者 沈石溪
责任编辑 郁敬湘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高楼门 60 号
邮政编码 210008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页 4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146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1749—9/I·377
定 价 8.50 元

(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再被狐狸骗一次	1
诱雉之死	9
大青猴	24
灾之犬	30
和乌鸦做邻居	39
野猪囚犯	54
鱼道	62
母熊大白掌	70
保姆蟒	90
老象恩仇记	99

功勋牛的爱情	106
斑羚飞渡	115
狼“狈”	124
逼上梁山的豺	135
魔鸡哈扎	144
智取双熊	154
和平豹	164
狼妻	174
打开豹笼	194
血染的王冠	213

再被狐狸骗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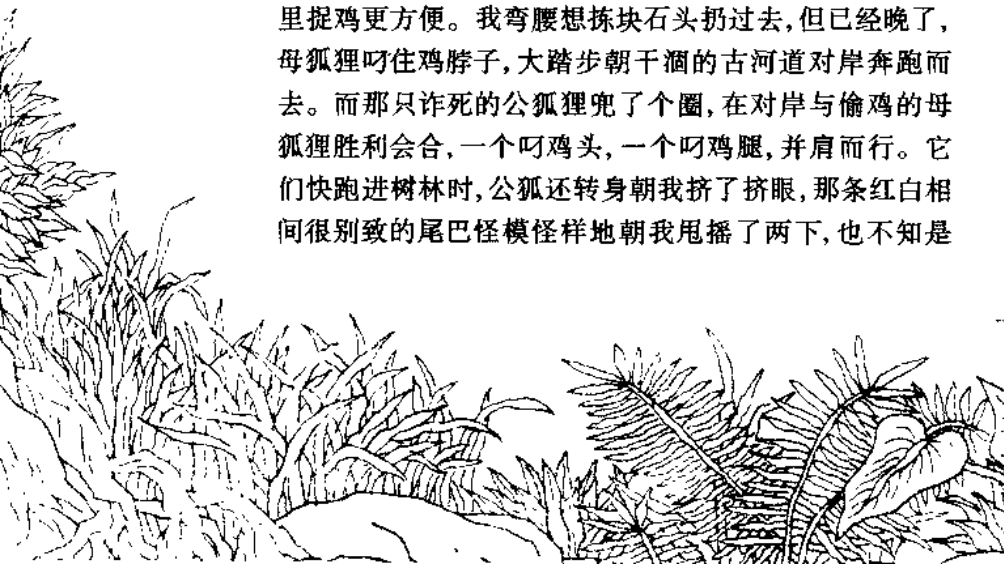
我从上海下放到西双版纳当知青的第三天，就被狐狸骗了一次。

那天，我到勐混镇赶集，买了只7斤重的大阉鸡，准备晚上熬鸡汤喝。黄昏，我独自提着鸡，踏着落日余晖，沿着布满野兽足迹的古河道回曼广弄寨子。古河道冷僻清静，见不到人影。拐过一道湾，突然，我看见前面十几步远的一片乱石滩上有一只狐狸正在垂死挣扎。它口吐白沫，绒毛恣张，肩胛抽搐，似乎中了毒。见到我，它惊慌地站起来想逃命，但刚站起来又虚弱地摔倒了。那摔倒的姿势逼真得无懈可击：直挺挺栽倒在地，咕咚一声响，



后脑勺重重砸在鹅卵石上。它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眉眼间那块蝴蝶状白斑痛苦地扭曲着，绝望地望着我。我看得很清楚，那是只成年公狐，体毛厚密，色泽艳丽，像块大红色的金缎子。我情不自禁地产生出一种前去擒捉的欲望和冲动。那张珍贵的狐皮实在让我眼馋，不捡白不捡，贪小便宜的心理人人都有。再说，空手活捉一只狐狸，也能使我将来有了儿子后在儿子面前假充英雄有了吹嘘的资本，何乐而不为？

我将手中的大阉鸡搁在身旁一棵野芭蕉树下，阉鸡被细麻绳绑着腿和翅膀，跑不动飞不掉的。然后，我解下裤带绾成圈，朝那只还在苟延残喘的狐狸走去。捉一只奄奄一息的狐狸，等于瓮中捉鳖，太容易了，我想。我走到乱石滩，举起裤带圈刚要往狐狸的脖颈套去，突然，狐狸“活”过来了，一挺腰，麻利地翻起身，一溜烟从我的眼皮下窜出去。这简直是惊尸还魂，我吓了一跳。就在这时，背后传来鸡恐惧的啼叫，我赶紧扭头望去，目瞪口呆，一只肚皮上吊着几只乳房的黑耳朵母狐狸正在野芭蕉树下咬我的大阉鸡。大阉鸡被捆得结结实实，丧失了任何反抗和逃跑的能力，对母狐狸来说，肯定比钻到笼子里捉鸡更方便。我弯腰想拣块石头扔过去，但已经晚了，母狐狸叼住鸡脖子，大踏步朝干涸的古河道对岸奔跑而去。而那只诈死的公狐狸兜了个圈，在对岸与偷鸡的母狐狸胜利会合，一个叼鸡头，一个叼鸡腿，并肩而行。它们快跑进树林时，公狐还转身朝我挤了挤眼，那条红白相间很别致的尾巴怪模怪样地朝我甩摇了两下，也不知是



在道歉还是在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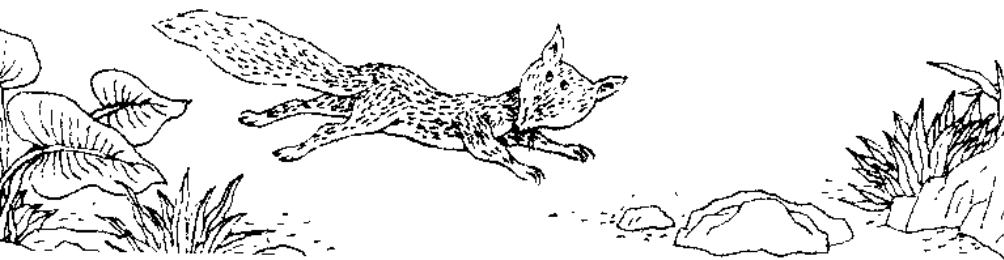
我傻了眼，啼笑皆非。我想捡狐狸的便宜，却不料被狐狸捡了便宜！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寨子，把路上的遭遇告诉了村长，村长哈哈大笑说：“这鬼狐狸，看你脸蛋白净，穿着文雅，晓得你是刚从城里来的学生娃，才敢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来骗你的。”我听了心里极不是滋味，除了失财的懊丧、受骗的恼怒外，还体味到一种被谁小瞧了的愤懑。

数月后的一天早晨，我到古河道去砍柴，在一棵枯倒的大树前，我闻到了一股狐臊臭。我用柴刀拨开了蒿草，突然，一只狐狸嗖地一声从树根下一个幽深的洞里蹿出来，从我脚跟前逃过去。红白相间的大尾巴，眉眼间有块蝴蝶状白斑，这不就是用诈死的手段骗走了我的大阉鸡的那只公狐狸吗？

这家伙逃到离我二十几米远的地方，突然像被藤蔓绊住了腿一样，重重地跌了一跤，像只皮球似地打了好几个滚，面朝着我，狐嘴歪咧，咝咝抽着冷气，好像腰疼得受不了了。它转身欲逃，刚走了一步，便大声哀叫起来，看来是崴着了后腿，身体东倒西歪站不稳，一条后腿高高吊起，在原地转着圈。那模样，仿佛只要我提着柴刀走过去，很容易也很轻松地就能剥下它的脑袋。

我一眼就看穿它是故伎重演，要引诱我前去捉它；只要我一走近它，它立刻就会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瘸了，比兔子还逃得快。想让我第二次上同样的当，简直是痴心妄想！我想公狐狸又在用同样的方式对我行骗，目的很



明显，是要骗我离开树根下的洞，这洞肯定就是狐狸的巢穴，母狐狸十有八九还呆在洞里头。我猜测，和上次一样，公狐狸用“装死”的办法把我骗过去，母狐狸就会背着地完成骗子的勾当。我手里没提着大阉鸡，也没其它吃的东西，它们究竟要骗我什么，我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它们绝对是配合默契地想再骗我一次。此时此刻，我偏不去追公狐狸，让骗子看着自己的骗术流产，让它体味失败的痛苦，岂不是很有趣的一种报复？

我冷笑一声，非但不去追狐狸，还朝树洞逼近了两步，举起雪亮的柴刀，守候在洞口，只要母狐狸一伸出脑袋，我就眼疾手快地一刀砍下去，来它个斩首示众！一只阉鸡换一张狐皮，赚多了。

背后的公狐狸瘸得愈发厉害，叫得也愈发悲哀，嘴角吐出一团团白沫，还歪歪扭扭地朝我靠近了好几米。我仍然不理它。哼，别说你现在只是瘸了一条腿，只是口吐白沫，就是四条腿全都瘸了，就是翻起白眼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也休想让我再次上当。过了一会，公狐狸大概明白它的拙劣的骗术骗不了我，就把那只吊起来的后腿放了下来，弯曲的腰也挺直了，也不再痛苦地转圈，蹲在地上，怔怔地望着我，眼光悲哀，呦——呦——尖尖的狐嘴里发出凄厉的哀叫，显得忧心如焚。

焦急吧，失望吧，那是你自找的。你以为脸皮白净的城里来的学生娃就那么好骗吗？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小瞧像我这样的知识青年！

公狐狸蹲在离我十几米远的草丛里，我举着柴刀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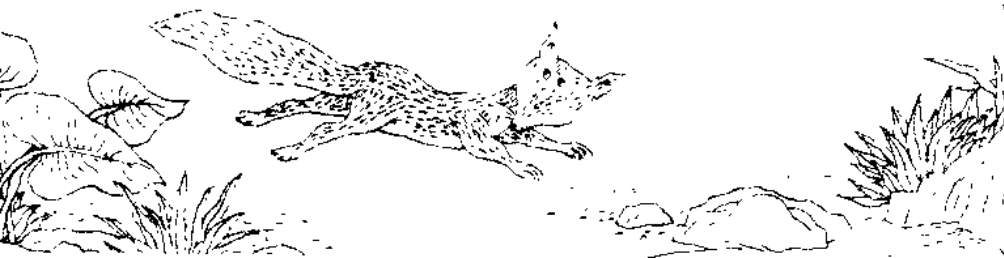
在树洞口，那只母狐狸蜷缩在幽深的树洞里，我们就这样僵持了约十几分钟。

突然，公狐狸声嘶力竭地嚎了一声，纵身一跃，向一棵小树撞去；它扑跃的姿势和平常不一样，四只爪子紧紧地勾在肚子上，头部暴露在前。咚地一声，它的半张脸撞在小树的树干上，一只耳朵耷开了，右脸从眼皮到下巴被粗糙的树皮擦得血肉模糊。它站起来，又一口咬住自己的前腿弯，猛烈抖动身体，咝地一声，前腿内侧和胸脯上被它活活撕下一块巴掌大的皮来，皮没有完全咬下来，垂挂在它的胸前，晃来荡去，殷红的血从伤口漫出来，把那块皮浸染得赤红，像面迎风招展的小红旗，那副样子既滑稽又可怕。

这只公狐狸，准是疯了，我想。我的视线被它疯狂的行为吸引住，忽视了树洞里的动静。只听见嗖地一声，一条红色的身影趁我不备从树洞里蹿出来。我惊醒过来，一刀砍下去，自然是砍了个空。我懊恼地望去，果然是那只母狐狸，嘴里叼着一团粉红色的东西，急急忙忙在向土丘背后的灌木丛奔逃。奶奶的，公狐狸跟我玩了个苦肉计，我又上当了！

母狐狸蹿上土丘顶，停顿了一下，把那团粉红色的东西轻轻地吐在地上。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只小狐狸，小家伙大概还没满月，身上只长了一层稀薄的绒毛，像泡在雾里的小太阳，在地上蠕动着；母狐狸换了个位置又叼起小狐狸，很快消失在密不透风的灌木丛里。

哦，树洞里藏着一窝小狐狸呢！为了证实自己的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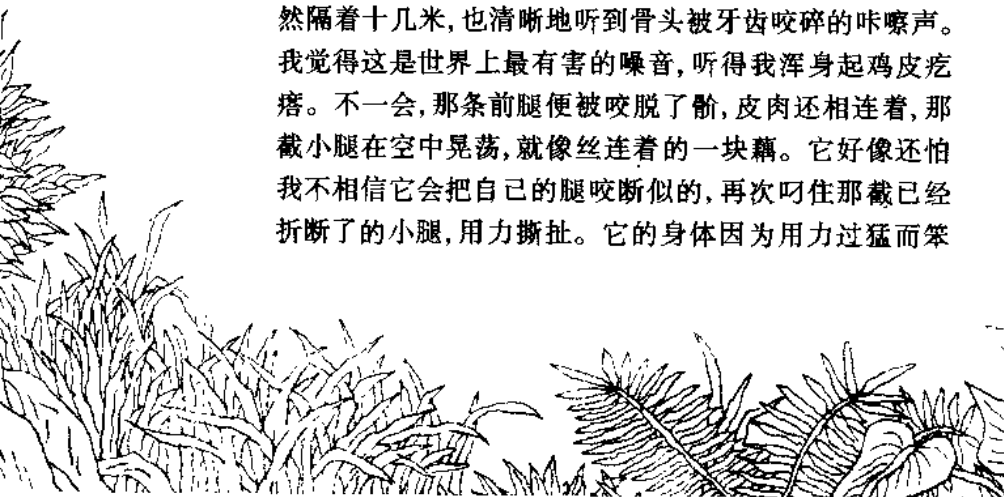


想，我趴在地上，将耳朵伸进洞口仔细谛听，里头果然有唧唧唧的吵闹声。我不知道树洞里究竟有几只小狐狸，狐狸一胎最少生3只，最多可生7只，通常一般生四五只。小家伙们本来是钻在母狐狸温暖的怀抱里的，母狐狸突然离去，它们感觉到了恐惧与寒冷，所以在用尖细的嗓子不停地叫唤，向它们的母亲讨取安全和温暖。

在我将耳朵伸进树洞的当儿，公狐狸呦欧呦欧叫得又急又狠，拼命蹦跳着，不断地用爪子撕脸上和胸脯上的伤口，弄得满身都是血，连眉眼间那块白斑都给染红了，那张脸活像京剧里的刀马旦。

我明白，公狐狸是要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它身上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堵得慌，有点不忍心再继续趴在树洞口，就站了起来。公狐狸这才稍稍安静了些。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时，土丘背后的灌木丛里，传来母狐狸呦儿——呦儿——的叫声，那叫声尖厉高亢，沉郁有力，含有某种命令的意味。我看见，公狐狸竖起耳朵，凝神谛听着，抬起脸来，目光沉重，庄严地望望天上的白云和太阳，突然，它举起一只前腿，将膝盖塞进自己的嘴，用力咬下去。我虽然隔着十几米，也清晰地听到骨头被牙齿咬碎的咔嚓声。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有害的噪音，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不一会，那条前腿便被咬脱了骺，皮肉还相连着，那截小腿在空中晃荡，就像丝连着的一块藕。它好像还怕我不相信它会把自己的腿咬断似的，再次叼住那截已经折断了的小腿，用力撕扯。它的身体因为用力过猛而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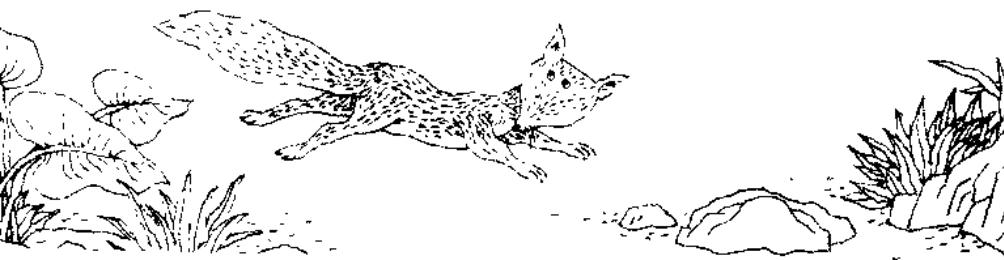
拙地旋转着，转了两圈后，那截小腿终于被它像拆零件似地拆下来了，露出白森森的腿骨，血喷射状地涌出来，把它面前的一片青草都淋湿了。它用一种期待的渴望的恳求的眼光望着我，一瘸一拐地往后退却，似乎在跟我说：瞧，我真的受了重伤，我真的逃不快了，我真的很容易就会被你捉住的，来追我吧，快来追我吧！

我心里很明白，公狐狸现在所做的一切，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骗术。它用残忍的自戕骗我离开树洞，好让母狐狸一只一只把小狐狸转移到安全的灌木丛去。但面对这种骗术，我虽然能识破，却无力抗拒；我觉得我站立的树洞前变得像只滚烫的油锅，变得像只令人窒息的蒸笼，我是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我想，我只有立刻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将我17岁的少年的心，换成70岁老倌的心，或许还能面带冷静的微笑继续举着柴刀守在树洞口；我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着我，使我不得不举步向公狐狸追去。

公狐狸步履踉跄，一路逃，一路滴着血，逃得十分艰难。好几次，我都可以一刀腰斩了它，可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原因，刀刃快碰到狐狸时，我的手腕总是不由自主地朝旁边歪斜，砍在草地上。

公狐狸痛苦地哀叫着，挣扎着，顽强地朝与树洞背离的方向奔逃，我紧跟在它的后面。我再没有回头去看树洞，不用看我也知道，此时此刻，母狐狸正紧张地在转移它们的小宝贝……

终于，灌木丛中传来母狐狸悠悠的鼾叫声，声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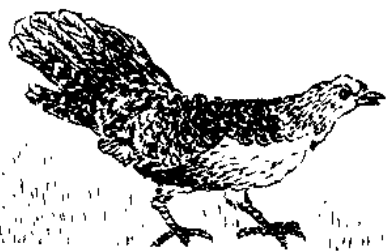


缓,犹如寄出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公狐狸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它调整了一下姿势,昂起头挺起腰,似乎要结束这场引诱我追击的游戏,刹那间“活”过来,飞也似地窜进灌木丛去与母狐狸和小狐狸们团聚。我也希望公狐狸能狡黠地朝我眨眨眼睛,摇甩那条红白相间的大尾巴,然后一溜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它只做了个要蹿跳的样子,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能爬起来。它的血流得太多了,它死了。



诱雉之死

我当年在西双版纳插队的寨子叫曼广弄，寨子背后有一座山叫戛洛山。戛洛山盛产松雉。肉质细腻肥嫩的松雉是餐桌上的野味珍品，价钱卖得很俏，是曼广弄寨村民们一项很走红的副业。但松雉生活在齐人高的斑茅草丛中，呆在密不透风的灌木林里，轻易不肯出来，且生性机敏，不会像草鸡那样被几粒谷米引诱而钻进猎人的捕兽铁夹或金丝活扣里来，因此，捕捉的难度很高。但两足行走的人毕竟比松雉聪明得多，总想得出办法来降伏这种美丽的野禽。也不知从哪一代猎人开始，发明了诱捕法。就是将一只雄松雉作为诱子，用雄松雉身上的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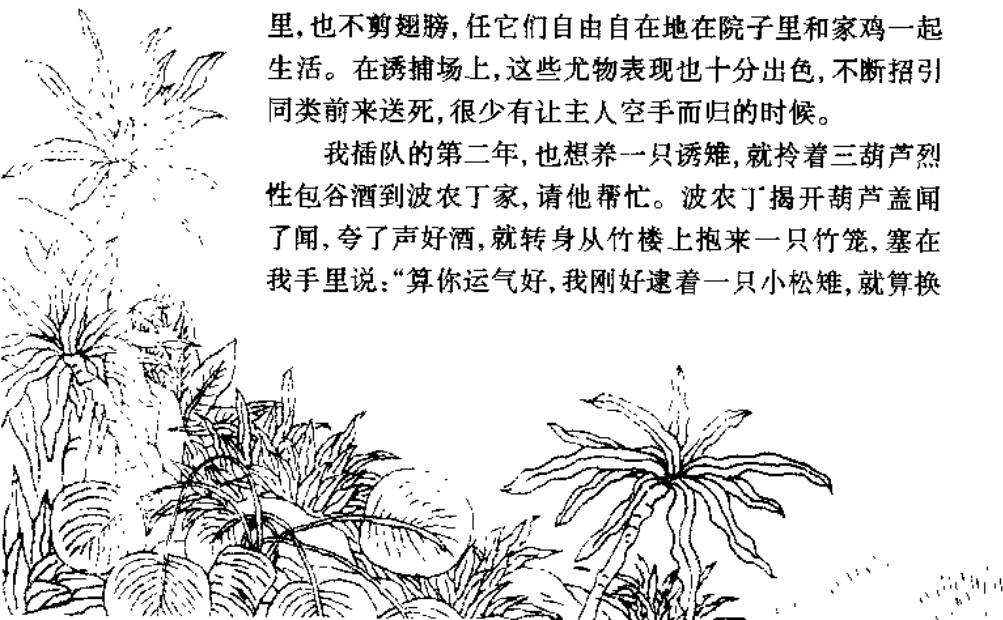


和叫声把隐藏在草丛和灌木里的雌松雉勾引出来；或者把在这块地盘上称王称霸的另一只雄松雉激怒出来争斗，猎人趁机把那些或因爱情或因嫉妒而丧失了警觉的松雉们收拾掉。这种捕杀方法效果极佳。但要弄到一只称心满意的诱雉谈何容易。有时候，绞尽脑汁费了好大的工夫逮到一只活的雄松雉，但野性太强，根本不听从猎人的调教，在竹笼子里不吃也不喝，数日后郁郁死去。也有性子更暴烈的，一刻不停地用爪、喙和翅膀撞击竹笼企图逃出樊篱，数小时后便会衰竭而亡。偶尔有那么一两只脾性温顺肯呆在竹笼子里活下去的，却又像被阉割了似的缺乏雄性光彩，活像只两性雉，或者说是阴阳雉，既引不起雌松雉的幽会兴趣，也引不起雄松雉的争斗欲望。

曼广弄寨的众多猎手中，只有波农丁能源源不断地调教出合格的诱雉来。

波农丁是个 50 多岁的老头，五短身材，五官奇小，和身材普遍长得英俊的其他山寨男子相比，像个微缩景观，形象很难让人恭维。波农丁虽然相貌属次品，经他的手调教出来的诱雉却只是上品，平时根本不用关在竹笼里，也不剪翅膀，任它们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和家鸡一起生活。在诱捕场上，这些尤物表现也十分出色，不断招引同类前来送死，很少有让主人空手而归的时候。

我插队的第二年，也想养一只诱雉，就拎着三葫芦烈性包谷酒到波农丁家，请他帮忙。波农丁揭开葫芦盖闻了闻，夸了声好酒，就转身从竹楼上抱来一只竹笼，塞在我手里说：“算你运气好，我刚好逮着一只小松雉，就算换



你三葫芦酒吧。”

我一看，笼子里关着一只雄性小松雉，小家伙的翅膀还没长齐，颈羽浅蓝，喙喙嫩黄，两只麻栗色的瞳仁里一片稚气。我说：“它这么小，能做诱雉吗？”

“一只好诱雉，都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好比捏着一棵树苗苗，容易弯曲，树长粗了，你就扳不弯喽。来，我教你怎么调教它。唔，我已经一整天没喂它吃东西了。”波农丁说着，把竹笼搬到院子中央，拉开了竹门。

小松雉确实已饿得头晕眼花了，唧唧怪叫，一放出竹笼，它就急不可耐地想觅食充饥，但扫得干干净净的场院里连一条小虫也找不到。这时，波农丁手里捏着一把金灿灿香喷喷的谷粒，在小松雉喙喙底下晃了晃，小松雉的饥饿感被撩拨到了极限，拼命追随波农丁；波农丁扔下三两粒谷子，便转移一个位置，一会儿逗引它爬上楼梯，一会儿逗引它在门槛上跳来跳去，一会儿逗引它绕着火塘转圈。

“唔，它想不饿死，就得跟着我。”波农丁得意地说，“你就用我刚才的办法训练它，直到它翅膀上长出硬羽为止。唔，你千万要记住，什么时候都别喂饱它！”

我一丝不苟地照波农丁的话去做，我很快发现这种饥饿威胁下的驯化方式十分见效。几天以后，小松雉就忘掉了野外觅食的习性，一看见我就唧唧唧唧讨食吃，一打开笼门就粘着我的影子满世界追。在它的眼里，我就是上帝，就是它温饱的唯一源泉。这种依附于人类生存的习惯，发展下去，将迫使它忠实地为我卖命，不惜以牺



牲同类的生命为代价。我还发现，波农丁叮嘱我什么时候都别喂饱它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永远让它处于饥饿状态，它的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吃食上，就不可能再去想飞出竹笼追求自由这样没名堂的事了。

20天后，我见小松雉翼羽已逐渐丰满，两只翅膀上色彩斑斓，快能飞了，就带着它又去找波农丁。一见面我就自豪地说：“波农丁，我已把它训练得快变成我的影子了，怎么样，我可以带它去诱捕松雉了吧？”

“不不，还差得远呢。”波农丁头摇得像只拨浪鼓，“就好比你们城里人读书分小学、中学和大学一样，它现在还只是小学毕业呢。唔，你想想，它现在是因为饥饿才跟着你的，一旦它到了山林，吃到蚂蚱蚯蚓什么的，你手里的谷米就再也吸引不了它喽，它也就会弃你而去，远走高飞。”

“那我下一步该如何驯化它呢？”

“唔，你再去买两只和它差不多大小的公松雉来。要那种翅膀刚刚长齐，想飞还飞不起来的货。”

敢情诱雉上中学，还要有陪读的。

翌日晨，我带着已经小学毕业的诱雉和两只陪读诱雉，走进波农丁的竹篱笆墙。院子东西两端的角落，蹲着一黄一黑两条猎犬。波农丁让我先把小诱雉从竹笼里放出来，喂它一把谷米。果然不出波农丁所料，小诱雉一吃饱肚子，就变得不安分起来，新奇地打量着篱笆墙外的树丛，探头探脑，思想开小差，想溜了。

波农丁朝两条猎狗打了个唿哨。

